

論元末顧瑛“三教合一” 視域中的玉山雅集

吳新雷

提 要

元末昆山名士顧瑛是體現“三教合一”觀念的典型人物，他以“儒衣僧帽道人鞋”的形象出現，在主盟玉山雅集期間，匯集了一群儒士、詩僧和道徒，如“儒林四傑”中的柳貫、黃潘等，龍門僧良琦、淨名居士倪瓚等，茅山道士張雨、大癡仙黃公望、鐵笛道人楊維禎等，融通文學、書法、繪畫、聲藝於一堂，形成了儒釋道多層面多元化文化交互為用的奇特局面。本文以《玉山名勝集》、《草堂雅集》等典籍為依據，勾稽各種史料，考論其三教會同的表現形態，揭示玉山雅集多重意蘊的文化內涵。

關鍵詞：顧瑛 三教合一 玉山雅集

一、引 言

儒、佛、道交融歸一的主張發端於六朝時期，經歷隋唐五代長期的思辨磨合，至宋代而成型。宋元以來，“三教合一”的思想觀念對文人的日常生活和文藝創作影響深遠。本來，孔孟儒學不是宗教，但宋代理學家融攝佛、道的思維方式和修養理念，

形成了一種新的哲學體系，學界稱為理學，進而被叫做儒教。自此以後，“三教合一”的觀念深入到文化學術界各個領域。“三教之間互相影響、互相滲透，最後成爲一個三教合一的整體。儒教以自己爲主，吸收了佛教及道教。佛教、道教也走上三教合一的道路。”^[1]

在元代蒙古貴族統治集團入主中原的特殊時期，漢族士子大多受到壓制，心態矛盾，如楊維禎、倪瓚、顧瑛等名士，生逢元末亂世，或彷徨於入世與出世之間，或看破世情而隱遁避禍。他們的思想表現，正如倪瓚指出的那樣：“據於儒，依於老，逃於禪。”^[2]其中玉山雅集的盟主顧瑛，正是體現這種“三教合一”觀念的典型人物。釋克新《題顧仲瑛小像卷後》記載：“句吳顧仲瑛氏，家世儒者，既肆其業，又學于佛于老，以博其道，好事者圖爲三教容貌以傳于時。”^[3]本文基於顧瑛輯錄的《玉山名勝集》、《草堂雅集》及其詩文別集《玉山璞稿》，結合其他典籍加以勾稽，考論其三教合一的表現形態和玉山雅集的文化內涵。不當之處，尚請方家指教。

二、顧瑛的事迹及其“三教合一”觀念的表現形態

顧瑛(1310—1369)是元代江浙行省平江路昆山州人，他又名德輝、阿瑛，字仲瑛；人稱玉山主人、玉山隱君、風月異人；自號玉山居士、金粟道人。平生工詩善畫，不屑仕進。自元順帝至正八年(1348)到十年(1350)前後，他在昆山西鄉界溪與綽墩之間營造了一座園林別墅，總名爲“玉山草堂”，或稱“玉山佳處”，內有種玉亭、讀書舍、金粟影、小蓬萊、碧梧翠竹堂等二十六個景點。爲的是築巢引鳳，招集四方賓客，開展詩文創作和書畫聲歌等文化藝術活動，統稱爲“玉山草堂雅集”或“玉山雅集”。

據鄭元祐《玉山草堂記》和吳克恭《玉山草堂序》記載，顧瑛

因爲追慕王維、杜甫，而王有藍田玉山之勝，杜《崔氏東山草堂》詩有“愛汝玉山草堂靜”之句，恰好昆山又名玉山，所以在建造園林別墅時便壘山鑿池，廣築亭臺樓閣，“以其合於巖栖谷隱之制”，請著名詩人虞集題匾爲“玉山草堂”。吳克恭的序文說：“仲瑛好古博學，今之名卿大夫、高人韻士，與夫仙翁、釋氏之流盡一時之選者，莫不與之游從，雅歌投壺，觴酒賦詩，殆無虛日，由是仲瑛名聞湖海間。”這表明玉山主人交游廣泛，熱忱好客，他與當時的文壇大家楊維禎、書畫大家倪瓚和黃公望、南戲大家高明、詩僧良琦、茅山道士張雨等都有來往，深有交誼。

顧瑛出身于富豪巨族，祖父顧聞傳仕元，官至衛輝懷孟路（今河南境內）總管，父親顧伯壽，隱居不仕。他本人生於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而主盟玉山雅集則是在元順帝（惠宗）至正年間（1341—1367）。他始終不願出山仕元，但因其子顧元臣擔任了元朝的水軍副都萬戶，元亡後受到新朝編管的處置。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三月，按照朱元璋有關遷移富戶以充實其窮鄉的方針，顧家父子被徙置臨濠（今安徽鳳陽），洪武二年（1369）三月，顧瑛病逝，歸葬昆山綽墩。錢謙益在清順治三年（1646）編《列朝詩集》時爲顧瑛作傳，輯入《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傳記說：

德輝，字仲瑛，別名阿瑛，崑山人，四姓（按：指吳中四大家族顧、陸、朱、張）之後，輕財結客，年三十始折節讀書，師友名碩，購古書名畫、三代以來彝器秘玩，集錄鑒賞。舉茂才，署會稽教諭，力辭不就。年四十，以家產付其子元臣，卜築玉山草堂。圍池亭榭、餼館聲妓之盛，甲於天下。日夜與高人俊流置酒賦詩，觴詠唱和，都爲一集曰《玉山名勝》，又會萃其所得詩歌曰《草堂雅集》。淮張（按：指張士誠）據吳，避隱嘉興之合溪。母喪，歸綽溪。張氏再辟之，斷髮廬墓，誦大乘經以報母，自稱金粟道人。至正之季，元臣爲

水軍副都萬戶，仲瑛封武略將軍飛騎尉錢塘縣男。洪武元年，以元臣爲元故官，例徙臨濠。二年三月卒，年六十。自爲壙志，戒其子以紵衣、桐帽、棕鞋、布襪纏裹入土。其歸葬綽墩也，華亭殷奎爲之志。仲瑛自畫小像，浴馬、摘阮、補釋典、寫道經，最後則方床曲几，與一老對語，而題詩其上，世所傳“儒衣僧帽道人鞋”絕句是也。^[4]

這概述了顧瑛的生平事迹，並點出其“儒衣僧帽道人鞋”三教合一者的形象。

錢謙益寫的顧瑛小傳反映出，顧家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不僅富於圖書文物的收藏，而且“餼館聲妓”（“餼”乃資養之意），備有歌舞樂隊伶工家班。他早年曾被任命爲會稽儒學教諭，但他“力辭不就”，不願出仕。他最大的樂趣是在玉山草堂招待各地來客，不斷地舉行文酒之會。或作畫題詩，或聯吟唱和，先後雅集七十多次。

顧瑛“三教合一”觀念的表現形態，經考證探究，可以歸納爲下列五個方面：

第一，玉山草堂的景點規劃體現了三教并舉的理念。由於受到“三教合一”思潮的影響，顧瑛在規劃園林建置時安排了儒、釋、道各具特徵的景點。如“讀書舍”是誦讀儒家經典之處，顧瑛自題楹聯爲“學時時習，德日日新”，語出《論語》“學而時習之”和《書經·商書》“德日新”。“金粟影”是供奉佛像維摩詰（金粟如來）之處，取名於杜甫詩句：“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5]虎頭是東晉大畫家顧愷之的小名，因在建康瓦棺寺北殿畫了維摩詰像而聞名於世。顧瑛是顧愷之的後裔，所以特地建造了“金粟影”景觀。而小蓬萊的喻意是指道家的蓬萊勝境，是帶有仙風道氣的景區。道家講究山水景觀的生態環境，追求養生的洞天福地，故而草堂內有壘高的小東山（象徵玉山），有開掘的春草池，有湖光山色樓，有碧梧翠竹堂等等。“其地宜植

物，異卉珍木，樹之無或不良，麋鹿羽鱗之屬，罔不畢致。日與賢士大夫燕游其上，憑高四望，清氣逼人，三山十湖，宛然在目。”^[6]華翥《題玉山佳處》稱讚說：“花間委珮仙客集，水上清唱漁舟迷”；“玉堂學士天上來，相逢一笑華筵開。”顧瑛營造這樣美妙的神仙世界，具有儒釋道不同傾向的詩人都被吸引來了。

第二，削髮為“在家僧”，隱居金粟庵內，兼修佛道而自號金粟道人。“三教合一”觀念是顧瑛思想中的主觀因素，而客觀的時局因素又促使他呈現了亦僧亦道的奇異面貌。起因是至正十三年（1353），張士誠在泰州起事，自立為王，至正十六年（1356），張士誠帶兵攻占平江（今蘇州），玉山草堂遭亂兵劫掠，他奉母逃到吳興商溪避難，不幸母病遽逝，後歸葬於綽墩山之南坡。張士誠幕府再三薦舉，強迫他出山任職，他為了擺脫“薦舉”，在至正十六年八月，斷然“削髮作在家僧”。^[7]又在綽墩公墓旁建金粟庵，隱居庵中，佛道兼修，乃自號金粟道人。并預築生壙壽穴，準備死後即葬於此。他48歲時（至正十八年）預先自撰《金粟道人顧君墓誌銘》，說：

丙申歲（至正十六年），兵入草堂，奉母挈累寓吳興之商溪。母喪於斯，會葬者以萬計。是歲，函骨歸瘞於綽墩故壟。當時，交相薦舉，乃祝髮廬墓，閱《大藏經》以報母恩。復鑿土營壽藏於山之陽，環植叢桂，匾曰金粟……金粟道人由是而名。^[8]

金粟是佛名，與道人合稱，表明他是佛道兼修者。

第三，顯示了三教合於一身的奇異形象“儒衣僧帽道人鞋”。基於顧瑛的突出表現，倪瓚在至正十八年（1358）八月申特地為他造像，繪製了一幅三教合於一身的《金粟道人小像》（海外學者稱為《顧玉山三教小像》），他自題畫像詩云：^[9]

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

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詩中回顧了他少年時代街市豪俠的往事，而歸根結蒂的形象是“儒衣僧帽道人鞋”，這是他“三教合一”觀念最爲具體的寫照。

第四，精研佛老之學，補釋典，寫道經。經查考，顧瑛除了精讀儒家書史之外，確曾研修佛、道經典。他“祝髮廬墓，閱《大藏經》以報母恩”，《大藏經》是佛教典籍彙編的總名，隋唐時以抄本流傳，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始有刻本，共收錄釋典 1076 部 5048 卷，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又曾刻印一次。顧瑛收藏的《大藏經》沒有說明是什麼版本，但他在《補釋典》詩“佛子自多事，立此文字禪”的小序中說：“披閱釋氏大藏經典，手書補其闕漏者三百若干卷。”^[10]可知他因藏本有殘缺，竟不辭辛勞，親自手寫補抄了三百多卷。對於道教經典，他也努力鑽研：閱《雲笈七籤》，讀《道藏》，寫道經。^[11]

第五，建造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三靜殿”。顧瑛在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所作《寫道經詩序》中記載：^[12]

予於去年春正寓吳江法喜寺，是月四日夜，玉山中芝雲堂、讀書舍、可詩齋，有鬱攸畢方之災（按：指火災），平日所藏書幾二萬卷皆爲煨燼，獨《雲笈七籤》不毀。因有三生之悟，即芝雲堂北創小殿若干楹，像釋迦、老君、孔聖於莊中，標其顏曰“三靜殿”，之皆結不二室。閱《七籤》，向有三洞三十九章釋義，味其旨，皆內修之奧。……又得雙鳳普福室《道藏》內思真之訣、存真之圖、鬱儀之文、結璘之章，并其存修之法，考之八素真經中所謂大洞一法，盡合二契於敬矣，因手類爲大洞隱文。

這說明芝雲堂遭災以後，他有所感悟，特地在堂北建造了“三靜殿”，將釋迦牟尼、太上老君（老子）和孔子的聖像並立供奉，明確顯示了他“三教合一”的觀念。《雲笈七籤》是道教的類書，計有 122 卷，他細加研讀，又手自寫錄了《道藏》中的一些訣語和

經文，用力甚勤。故而玉山雅集中的常客秦約和陸仁說他“精研佛、老之學，皆理實而心融”。^[13]釋一印則說他“道典儒書古佛經，遍探仍為補遺云”。^[14]這都是對他圓融三教的定評。

三、玉山雅集中儒釋道的交流融通

自西晉金谷園之會和東晉蘭亭集以來，文人游宴唱和蔚然成風。唐代詩家王維有輞川之會，宋代名流王詵、蘇軾、秦觀、米芾等有西園雅集，^[15]而顧瑛主盟的玉山雅集則是元代最具影響力的文壇盛事。在歷史上，玉山雅集不僅規模大歷時久，而且創作的詩篇極多，這些作品見載於顧瑛輯錄的詩歌總集《玉山名勝集》和《草堂雅集》中。《四庫全書總目·玉山名勝集提要》稱讚顧瑛的事功說：

其所居池館之盛，甲于東南，一時勝流，多從之游宴，因哀其詩文為此集。各以地名為綱，曰玉山堂、曰玉山佳處、曰種玉亭、曰小蓬萊、曰碧梧翠竹堂、曰湖光山色樓、曰讀書舍、曰可詩齋、曰聽雪齋……每一地各先載其題額之人，次載瑛所自作春題，而以序記詩詞之類，各分係其後。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間者十之八九。考宴集唱和之盛，始於金谷、蘭亭，園林題詠之多，肇於輞川、雲溪。其賓客之佳，文詞之富，則未有過於是集者。雖遭逢衰世，有托而逃，而文采風流，照映一世，數百年後猶想見之。錄存其書，亦千載藝林佳話也。

指出元末有名的文士大多跟顧瑛有交往，其中十之八九參與了玉山雅集。由於受了顧瑛“三教合一”觀念的影響，在玉山草堂內外匯聚了儒釋道三方面的精英，彼此交流，相互切磋。再加顧瑛本人多才多藝，他組織的活動多姿多彩，內容豐富，融通文學、書法、繪畫、聲藝於一堂，呈現了與一般文人聚會大不相同的奇

特局面。如至正八年(1348)二月十九日的雅集,由畫家張渥創作了《玉山雅集圖》,楊維禎在《玉山雅集圖記》(《雅集志》)中記載:

右《玉山雅集圖》一卷,淮海張渥用李龍眠白描體之所作也。玉山主者為昆山顧瑛氏,其人青年好學,通文史,及音律、鐘鼎、古器、法書、名畫品格之辨。性尤輕財喜客,海內文士未嘗不造玉山所,其風流文采出乎輩流者尤為傾倒。故至正戊子二月十有九日之會,為諸集之冠。冠鹿皮,衣紫綺,坐案而伸卷者,鐵笛道人會稽楊維禎也。執笛而侍者姬,為翡翠屏也。岸香几而雄辯者,野航道人姚文奐也。沉吟而癡坐、搜句於景象之外者,蒼溪漁者鄭韶也。琴書左右、提玉麈從容而色笑者,即玉山主者也,姬之侍為天香秀也。^[16]

圖中還畫了其他座客共計 13 人,而翡翠屏、天香秀等則是家班女樂中的歌姬。在圖卷後題詠的詩家有倪瓚、袁華、釋良琦、釋一愚、會稽的山陰道士于立、昆山的清真觀道士余善等 24 人。楊維禎題詩云:“須信西園圖雅集,佛中脫縛有丹霞”,“荆山道人曾有約,約過虎頭金粟家”。這反映了雅集中儒釋道三教會通的實際情況。

玉山雅集是在玉山草堂的各個景點輪流舉行的,如芝雲堂雅集、綠波亭雅集等等,每次雅集的人數多少不等,少者三五人,多者二三十人。元末社會動蕩,戰亂四起。至正十一年(1351),江淮之間爆發了紅巾軍大起義,接下來是張士誠在江南割據稱王,草堂曾多次遭到亂兵之災。顧瑛身處危局,竟不畏險阻,仍堅持與良朋好友約會。他曾避居嘉興合溪,另辟會所。他到各地避難,照樣舉行雅集,如在綽墩、合溪、杭州、吳江、松江,均有觴詠之會。楊鐮在《顧瑛與玉山雅集》一文中指出:“在戰亂的特殊環境中,離開家園的顧瑛仍然是玉山雅集的主持

人。”“儘管顧瑛慨嘆‘兵甲蝟集，朋友星散，會合誠難’，但雅集仍然舉辦，只是已經不完全依附於草堂。至正十八年八月的‘水西清興’，至正十九年、二十年之交的‘西湖梅約’，同屬走出草堂的雅集。”“只要有顧瑛，就有新的玉山雅集。”^[17]黃仁生在《顧瑛考論》中統計，至正年間在顧宅內外計有七十二次雅集，錄下歷次唱和、寄贈之作達三千三百餘首。^[18]現據《玉山名勝集》等三書中的記載初步統計，參與草堂內外歷次雅集和交游贈答的作者，累計達到三百六十多人（草堂內雅集的作者為一百九十餘人），其中有釋子詩僧44人，道流詩翁22人，其他則是儒林詩人。

經查考，參與者中有許多儒林高士，如虞集、柳貫、趙孟頫、陳旅、李孝光、黃潛、李祁等等。虞集字伯生，其先出於蜀郡，後入籍臨川，曾任大都路儒學教授、翰林直學士、國子監祭酒，是元詩“四大家”之冠。他為玉山草堂題寫了隸書匾額，為釣月軒寫了五言律詩，又為小蓬萊寫了《步虛詞》。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太常博士，出為江西儒學副提舉，是元代“儒林四傑”之一，^[19]曾賦玉山倡和詩。趙孟頫字子昂，湖州人，歷任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他是書畫名家，曾為顧瑛題寫了芝雲堂的篆書匾額。他的次子趙奕在至正十一年（1351）十月跟和尚良琦、道士于立等參加了玉山佳處的雅集，當場賦詩一首，並為湖光山色樓題寫了篆書匾額。陳旅和李孝光被列入《元史·儒林傳》中，均與顧瑛有交往，《草堂雅集》收錄了他倆的詩篇。黃潛字晉卿，元仁宗恢復科舉考試的元祐二年（1315）考取了進士，出任浙江等處儒學提舉，位列元代“儒林四傑”中，曾為顧瑛寫《玉山名勝集序》，題署是：“至正十年四月既望，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潛序。”李祁，字一初，茶陵州人，元順帝元統元年（1333）進士，出任江浙儒學副提舉，曾參與碧梧翠竹堂雅集，兩次題詩。並於至正十一年（1351）寫了《玉山名勝集序》，序文中說：“良辰美景，士友群

集，四方之來與朝士之能為文辭者，凡過蘇必之焉。之則歡意濃淡，隨興所至，羅樽俎，陳硯席，列坐而賦，分題布韻，無間賓主，仙翁、釋子亦往往而在。”這是朝野之士和道翁僧侶參與雅集時不分高下、交流融通的生動寫照。

經初步統計，參與雅集倡和的佛家詩僧計有 44 名，他們是：

釋良琦 釋文信 釋來復 釋自恢 釋克新 釋楚石
 釋寶月 釋照覺 僧覺照 釋一愚 釋一印 釋福初
 釋元本 釋餘澤 釋那希顏 釋祖柏 釋子賢 釋元濤
 僧至奂 釋元樸 釋文藻 釋元旭 釋門蔚 釋行方
 釋萬金 釋景芳 釋若允 釋元鼎 釋寶泐 釋元震
 吳僧宣無言 雲門僧法堅 禪道彬 趙潛震禪師 藻南洲
 禪師 見心禪師 居中禪師 了庵禪老 茂林上人 無隱
 上人 寶上人 復初長老 沙門泉澄 雲谷和尚

玉山雅集的座上客中有不少能詩善文的僧侶，如釋良琦，他是蘇州天平山龍門寺的高僧，字元璞，又稱琦龍門、琦元璞。顧瑛在《草堂雅集》中輯錄了他的作品，並為之作傳說：“姑蘇人，自幼讀書，學禪白雲山中，性操溫良，澹然無塵想，詩聲尤著江湖間，與楊鐵崖、鄒九成累過余草堂，超然物外人也。”他經常來往於玉山草堂的各個景點，參加雅集，分韻賦詩，跟各類來賓十分投緣。又如釋餘澤和釋文信，均為援儒入佛的儒僧，顧瑛在《草堂雅集》中為餘澤作傳說：“研究教乘，尤博儒書。”為文信作傳則說：“既悟禪旨，兼通儒、老，善屬文，詩尤清峭，不為時俗聲，住石湖寶華禪寺，每與談詩，令人灑去塵想。”可見文信是以釋為主而兼通儒、道的圓融三教者。

在玉山雅集的嘉賓中，還有一些援佛入儒的居士，如洞雲居士、石渠居士、淨名居士、龍眠居士等。其中淨名居士就是元代四大畫家之一的倪瓚。^[20]他工於詩文詞曲，《錄鬼簿續編》記載：“倪元鎮，諱瓚，錫峰人，自號風月主人，又號雲林子。兄文

光爲道錄官，嘗於常州玄妙觀塑老君并七子聽經。”^[21]他早年由長兄倪文光撫養，所以也曾學道，但後來信佛，自比爲唐代高僧懶瓚禪師，^[22]“好僧寺，一住必旬日，篝燈木榻，蕭然宴坐”。他與顧瑛有親戚關係，其詩篇見錄於《草堂雅集》中，顧瑛爲之作傳，說他“酷好讀書，尊師重友，操履修潔，詩趣淡雅如韋蘇州，作小山水如高房山，自號經鋤隱者，家有雲林隱居，與予有葭莩之親”。《玉山名勝集》中有他寫的四首詩，盛讚玉山草堂的優美景色。

至於參與雅集倡和的道家詩仙，初步統計有 22 名：

茅山道士張雨 山陰道士于立 清真觀道士余善 白鶴觀
道士鄭守仁 桐花仙客吳善 大癡仙黃公望 鐵笛道人楊
維禎 野航道人姚文奐 菜根道人高明 松雲道人熊夢祥
桐花道人吳國良 藏六道人陳讓 荆山道人 月山道人
圓修道人 岳道士 蔡山人 蕭元泰真人 牡丹丘真人
丹丘金翼 章煉師 無一煉師

道教中有不少派別，各有不同的表現，隱居樂道者稱爲隱君，期望修道成仙者稱爲仙翁，講究煉丹益壽者稱爲丹丘子或煉師。金元時期，全真派道教大爲盛行，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六年（1269）詔封王重陽等五祖爲真君，又封其七大弟子爲真人。任繼愈主編的《中國道教史》第十四章專論《金元全真道》，指出元朝大統一後，南北文化開始交流融合，興起于北方的全真道渡江南傳，江、浙、鄂、閩都成了全真道的活動地區。茅山道士張羽和《富春山居圖》的作者黃公望就是全真派道教的信徒。^[23]

張雨和黃公望都跟玉山雅集中人有交往，與顧瑛、楊維禎、倪瓚、秦約等相互唱和。《草堂雅集》卷五輯錄了張雨的作品，顧瑛爲之作傳說：“字伯雨，錢塘人。博覽群書，故其詩清曠俊逸，時輩不能及。始隱茅山，後徙杭之靈石澗，與趙魏公（趙孟頫）、虞翰林（虞集）友善，詩名震京師，自號句曲外史。”在《玉山

名勝外集·紀寄贈》中，錄有黃公望 83 歲時寫給顧瑛的唱和詩，內容是稱讚顧家子弟“姓字香”，讚賞玉山雅集的環境好：“文章尊俎朝朝醉，花果園林處處春。”^[24]黃公望字子久，常熟人，《錄鬼簿》說他“先充浙西憲吏，後在京，為權豪所中”，吊辭說：“浙西憲史性廉直，經理錢糧獲罪歸。”^[25]因他秉性耿直，在京中為了經辦錢糧的事得罪了權貴，遭到迫害而南遁入道，別號大癡道人，人稱大癡仙，^[26]在蘇杭一帶授徒傳教。《道法會元》卷 210《丹陽祭煉內旨》的作者王玄真就是他的門徒。張雨在至正十六年(丙申 1356)十二月為《內旨》篇所作的《後序》，記敘王玄真“從大癡黃先生於錢塘西湖南山之曲”，“盡得先生之旨”。^[27]現存《道藏》中收錄了黃公望傳承的《紙舟先生全真直指》等三部道書，均署名為“嗣全真大癡黃公望傳”。^[28]由此可見，黃公望確是全真道的道士。

再說山陰道士于立，他跟顧瑛的關係十分密切，和釋良琦一樣，每年都來參加雅集，在芝雲堂、聽雪齋等景點都寫下了詩篇。顧瑛收錄其作品編入《草堂雅集》第 13 卷，並為之作傳說：“字彥成，南康之廬山人……學道會稽山中……多游吳中，與予特交善，故於玉山草堂有行窩焉，法書名畫題品居多。”所謂行窩，是指下榻的客房。顧瑛主辦雅集時，招待周到殷勤，不僅承擔來客的食宿費用，而且對於常來常往的嘉賓，還專門為他們準備了常住的“行窩”。

玉山雅集中稱為道人者，大多是以儒慕道、援道入儒的文士，如姚文奐、熊夢祥等。前述做了大官的趙孟頫，也因為有了退居隱逸的想法而自號為松雪道人。最為突出的則是鐵笛道人楊維禎，字廉夫，號鐵崖，紹興路諸暨州人，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進士，曾被任命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因戰亂退出官場，避居富春山，又流寓杭州、蘇州、松江。他游心於道，人稱“風月福人”。^[29]張士誠招之，不往，放浪於詩酒歌舞之地，曾作《優戲錄序》，又為昆山朱明氏傳承的傀儡戲寫了《朱明優戲錄》。他

曾任顧瑛家的塾師，^[30]是玉山雅集的常客，顧瑛在《草堂雅集》中輯錄其詩并爲之作傳說：“訪予於玉山草堂中，醉後披玄鶴氅，坐船屋上，吹鐵笛作《梅花弄》，殆忘人世。予家藏法書、名畫，多所品題，其奇語天出，人推之爲仙才云。”楊維禎是元末的文壇大家，詩詞曲賦無所不能，他倡導古樂府運動，有出色的成就。他對顧瑛主盟的雅集極爲推崇，曾參加了玉山佳處、小蓬萊、碧梧翠竹堂、湖光山色樓、浣花館、漁莊和書畫舫等處的詩文雅集，與各地來賓賦詩唱酬。清人顧嗣立在《寒廳詩話》中評論說：“廉夫當元末兵戈擾攘，與吾家玉山主人瑛領袖文壇，振興風雅于東南，柯敬仲九思、倪元鎮瓚、郭義仲翼、郟九成詔輩，更倡迭和，淞、泖之間，流風餘韻，至今未墜。”^[31]這指出楊維禎和顧瑛雙峰并峙地起了領袖江南詩壇的作用，而且還肯定了玉山雅集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四、玉山雅集多層面的文化意蘊

元代的江浙行省是全國經濟文化最爲發達的地區，文人詩酒娛賓是常事，如倪瓚在無錫曾有清閤閣雅集，徐達左在吳縣曾有耕漁軒詩會（有《金蘭集》行世），但都不能與昆山顧瑛主盟玉山雅集的模式相比。顧瑛不是達官顯宦，只是一個終身不仕的隱君，沒有炎赫的權勢；但他富俠好客，來賓不論身份地位，上至狀元、進士、高官、士大夫，下至和尚、道士、布衣、白丁，一概熱忱接待。有的是應邀者，也有不請自來者；而且不分民族等級，漢人、南人、蒙古人、色目人都來；不分宗教信仰，僧侶、道流、答失蠻（伊斯蘭教徒）、也里可溫（基督教士），都慕名而至。特別是聚會不拘形式，不論時序地點，人數不論多少，只要來了客人，隨時隨地都可以觴詠相敘。蘭亭集和西園雅集都只舉行了一次，而玉山雅集竟舉行了七十二次，呈現了絢麗多彩含有多重意蘊的文化格局。

玉山雅集中有蒙古人和色目人，如達兼善，出於蒙古族白野山伯牙吾台氏，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進士第一(狀元)，歷任監察御史、禮部尚書，出任浙東道宣慰使元帥，文宗賜名泰不華。^[32]他是玉山雅集早期的賓客之一，曾為顧瑛拜石壇題名，用隸書寫了“漁莊”和“金粟影”的匾額，又用篆書寫了“雪巢”和“寒翠所”的匾額。另一位蒙古人是聶鏞，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中列舉了37位“玉山草堂餞別寄贈諸詩人”，他是其中之一，錢謙益為之作傳說：“鏞，字茂宣，蒙古氏，幼警悟，從南州儒生向學，通經術，善歌詩，尤工小樂章。”^[33]至正八年(1348)秋，聶鏞應顧瑛之邀，到新建的碧梧翠竹堂內觀賞古鼎彝器和圖書文物，和于立、袁華、郟韶、釋良琦、西夏昂吉等一起賦詩，他寫了“青山高不極，中有仙人宅”古詩一首。又曾參加可詩齋雅集，寫了七言律詩一首。西夏昂吉啓文(漢名高起文)是色目人，祖上出於黨項族唐兀氏，至正八年(1348)考中進士，授翰林編修，出任紹興錄事參軍，寓居蘇州，與顧瑛交好。至正九年冬，他參加聽雪齋雅集，寫了《分題詩序》，并賦詩一首，同座唱和者有顧瑛、于立等十人。至正十年七月十五日，又參加湖光山色樓雅集，與楊維禎、姚文奐、袁華、秦約等十八人唱和。此外，他還寫了玉山草堂詩、釣月軒詩、芝雲堂詩、碧梧翠竹堂詩，留下的作品甚多。

由於顧瑛具有三教會同、相容并包的理念，所以他的視域是非常開闊的。“出入玉山草堂者，除了釋、道，還有也里可溫(家世有基督教背景)與答失蠻(家世有伊斯蘭教背景)。”^[34]也里可溫和答失蠻是元史中特有的宗教名詞，《元史·世祖本紀》中統三年(1262)三月記事：“括木速蠻、畏吾兒、也里可溫、答失蠻等戶丁為兵。”意思是徵調這些教民入伍。其中木速蠻和畏吾兒(維吾爾的古稱)是指阿勒泰地區不同疆域的回民。由於成吉思汗開闢了橫跨歐亞兩洲的版圖，打通了中西交通，從意大利威尼斯來了馬可·波羅，從羅馬來了“也里可溫”，從中亞細亞、

小亞細亞來了“答失蠻”。陳垣《元也里可溫考》指出：“也里可溫者，元時基督教之通稱也。”^[35]也里可溫是蒙古語的譯音，是指從歐洲來的信奉基督教的人。陳垣據《萬曆杭州府志·職官表》考出至正年間任職江浙行省左丞的哈刺是“也里可溫”，那末，玉山雅集中有哪幾人是“也里可溫”呢？這是楊鐮正在研究的課題。

參與玉山雅集的“答失蠻”代表人物是來自西域的薩都刺，《玉山名勝集》中收錄了薩都刺描寫草堂景物的七絕詩，是在宴集時跟顧瑛唱和的即興之作，題為《席上次顧玉山韻》。據《元詩選初集戊集·薩都刺小傳》記載：“字天錫，別號直齋，本答失蠻氏，祖父以勳留鎮雲、代，遂為雁門人。”《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雁門集提要》云：“薩都拉本色目人，其集稱雁門者，蓋其祖父以來世居是地。”^[36]他和楊維禎同在泰定四年考取進士，曾任鎮江錄事，歷閩海廉訪司知事。平生工於詩詞書畫，最著名的兩首詞便是《滿江紅·金陵懷古》（“六代豪華，春去也”）和《百字令·登石頭城》（“石頭城上，望天低吳楚”），至今猶膾炙人口。在元代文學的發展史上，薩都刺的成就和影響力是十分突出的。

玉山雅集的文化活動是多層面多元化的，既有詩、書、畫三絕，又有音樂聲歌等多種多樣的藝術交流。為草堂內 26 個景點題寫匾額的都是書法名家，如趙孟頫、達兼善等，陶宗儀在《書史會要》中點評的元代書法家，有些就是雅集中人，如說虞集“古隸書為當代第一”，柳貫“工篆、籀（大篆）”，趙奕“工真、行、草書”，陳旅“善古隸，而行、楷亦有法”，薩都刺“善楷書”，釋克新擅長“古隸”，道士張雨“字畫亦清逸”。^[37]至於繪畫方面，雅集時往往開展當場作畫的活動，如張渥畫了《玉山雅集圖》，趙善長在可詩齋畫了《雅集圖》，其他絳雪亭、春暉樓等雅集，也都現場作畫。^[38]趙善長名元，是當時著名的畫家之一，曾於至正二十三年（癸卯 1363）為顧瑛畫了《合溪草堂圖》，顧瑛在圖上親筆題詩，這幅珍品現藏上海博物館。^[39]而且顧瑛本人就擅長書畫，

他創作的《古樹空亭圖》，至今仍完好地保藏在昆山名人文化村文海樓內。^[40]而元代畫苑四大家除了吳鎮外，黃公望、倪瓚和王蒙都跟顧瑛有交誼。王蒙的詩作輯入《草堂雅集》卷12中，顧瑛爲之作傳說：“詩文書畫，盡有家法。”^[41]至正十八年(1358)四月，顧瑛在書畫舫舉辦雅集時，王蒙應邀到場，并即席賦詩。

按照六朝以來文酒之會的傳統風習，雅集時往往以琴、書相伴，有絲竹音樂的管弦之聲。元代南曲戲文和北曲雜劇興起，故而玉山雅集除了有家樂助興外，甚至還演唱南戲和北劇。南戲《琵琶記》作者高明曾應邀於至正九年(1349)到玉山草堂，寫了《碧梧翠竹堂後記》。顧瑛邀請戲班藝人演出北曲雜劇的事則是有史料記載的，《稗史彙編》記：“富俠若顧仲瑛輩，更爭招致賓客……其雅不能詩者，尤好搬演雜劇。”^[42]足證顧瑛招待賓客時有多種別開生面的伎藝活動，不會做詩的藝人專職搬演一本四折的雜劇。至正十二年(1352)七月，在春暉樓舉行雅集時，熊夢祥在《分題詩序》中記載“張筵設席，女樂雜選”，而且顧瑛親自彈奏阮琴，熊氏“以玉簫和之”，主客唱和，“絲竹與歌聲相爲表裏”。^[43]由於昆山是南戲昆山腔的發源地，魏良輔《南詞引正》指明昆山腔的創始人顧堅“與楊鐵笛、顧阿瑛、倪元鎮爲友，自號風月散人”。他們四個人共同以“風月”爲號，表明南曲歌手顧堅參與了顧瑛文士集團的聲歌活動，玉山雅集跟昆山腔起源由此掛上了鉤。經探索考證，確認玉山雅集對元末昆山腔的形成是起了重要推動作用的。^[44]

五、結 語

“儒釋道三教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三大思想體系，也是中國古代社會賴以維持安定統一的思想支柱。”^[45]元代的蒙古貴族統治集團當然是三教并置的，《元史·釋老傳》云：“元興，崇尚釋氏。”但當初成吉思汗召見長春真人丘處機，是特別崇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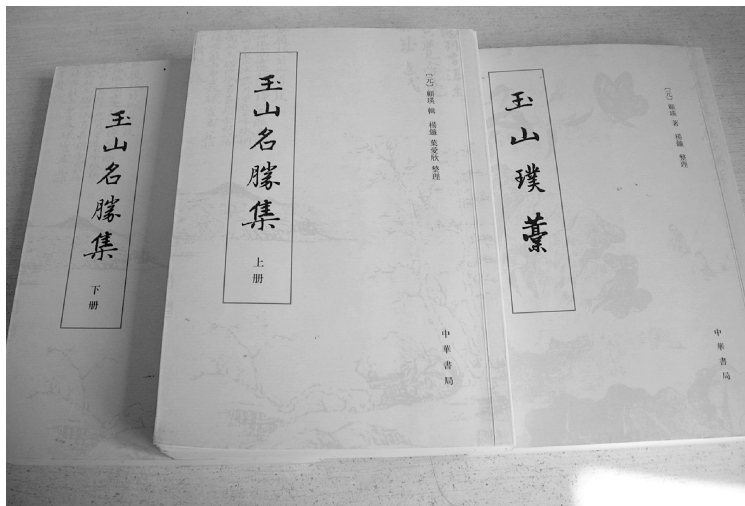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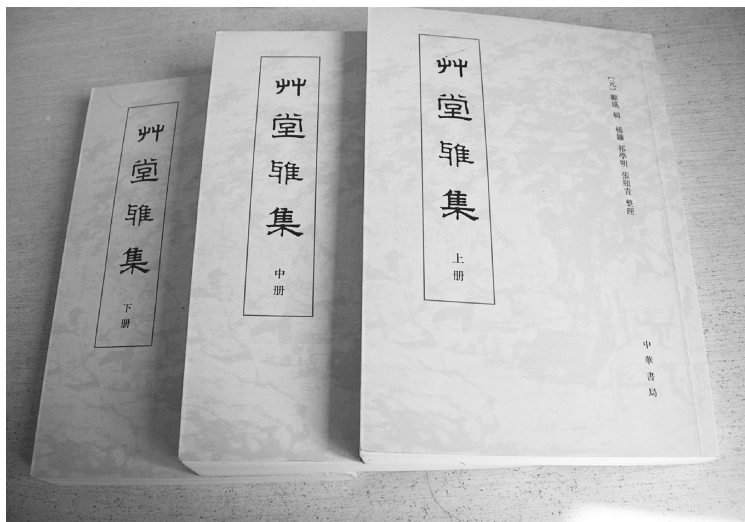
道教的。而《元史·仁宗本紀》記載：“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修身治國，儒、道為切’。”顧瑛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繼承宋代的“三教合一論”而有所發展，他的“儒衣僧帽道人鞋”的獨特形象，他在玉山草堂內創建“三靜殿”合三聖於一堂的具體行動，正是元代社會上流行“三教合一”思潮的反映。經歷了元末的發展演變過程，到了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終於由福建莆田人林兆恩正式建立了“三一教”。^[46]

顧瑛的“三教合一”觀念是以儒為本，佛道兼修。他視域開闊，相容并包，使玉山雅集匯聚了一群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文士，起到了儒釋道多層面多元化民族文化交流的作用。按照封建社會的人生觀來考量：邦有道則仕，無道則隱。在蒙古貴族統治集團的高壓政策下，漢族士人一直受到排擠壓制，顧瑛隱居不出，沒有仕元。他精心營造的玉山草堂，在元末社會動亂之際，成了以他為中心的文士集團逃避現實的安樂窩，玉山雅集成了他們獲得心靈寄托的天堂會。以他為代表的一批文人，或逃入拜佛參禪之門，或隱于修道解脫之境。倪瓚說的“據于儒依於老逃於禪”，實際上是元末普遍存在的文人心態。在他們身上，往往有著儒釋道交叉重疊的印痕，而顧瑛正是他們之中最具典型性的代表人物。他看破世情，游離於政治漩渦之外，悠游于山水園林之間，吟風弄月，彈琴唱曲，過著一種三教會同、逍遙自得的生活。他主盟的玉山雅集與後世西方興起的文藝沙龍十分相似，雅集中創作的詩文繪畫音樂作品，大多帶有超脫世俗的唯美主義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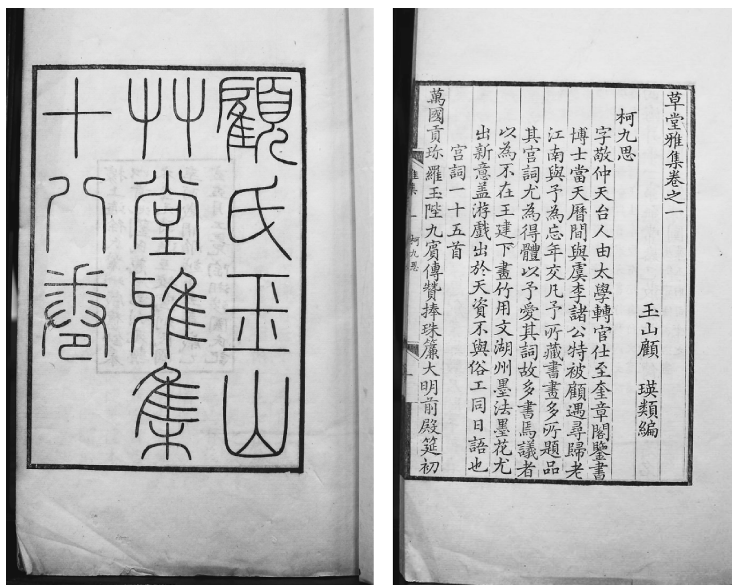
顧瑛主盟的玉山雅集呈現了多重意蘊的文化特徵，它為中國宗教史、中國詩歌史、中國書畫史、中國園林史、中國戲曲史都留下了重要的信息，值得我們加以開拓，進一步探討研究。

（作者：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附] 書影及圖版



中華書局 2008 年版點校排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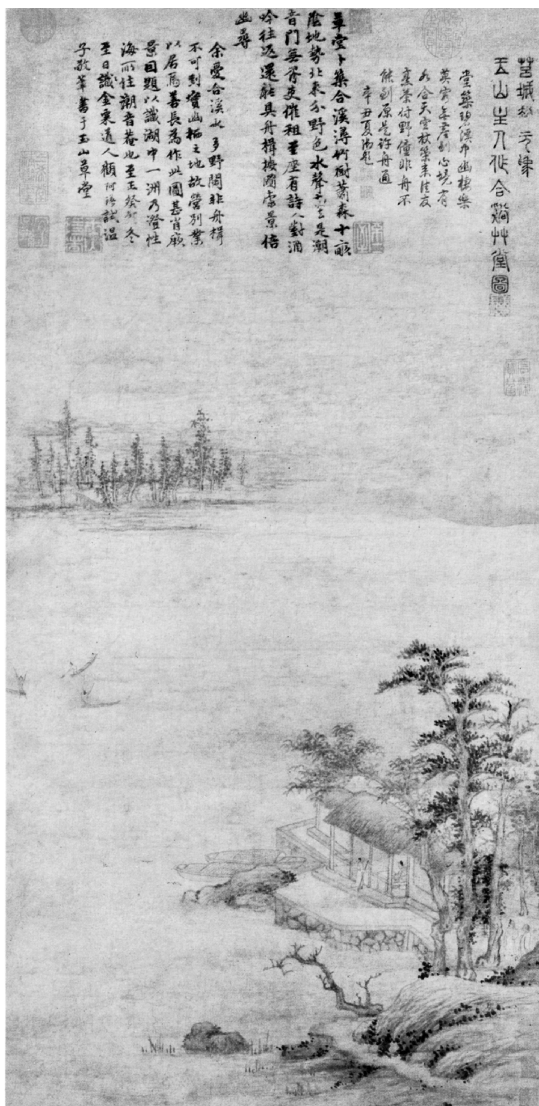
武進陶湘涉園木刻本《草堂雅集》(1921年開雕)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草堂雅集》抄本卷首，翁同龢摹本顧瑛畫像^[47]（見載於中華書局2008年版《草堂雅集》上册卷首）



顧瑛繪《古樹空亭圖》(昆山名人文化村文海樓藏,見載於中華書局2008年版《草堂雅集》上冊卷首)



顧瑛題《茗城趙元爲玉山主人作合溪草堂圖》詩及跋語手迹
(原品現藏於上海博物館,此圖版見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中國
繪畫全集》第8卷第175頁)

注釋：

- [1] 見任繼愈《佛教與儒教》，《佛教與中國文化》中華書局 1988 年版，第 15 頁。
- [2] 見倪瓚《清閔閣全集》卷 9《德常張先生像贊》，《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影印本，第 1220 冊第 297、298 頁。
- [3] 見顧瑛輯《玉山名勝集》（楊鐮、葉愛欣整理），中華書局 2008 年點校排印本，第 663 頁。
- [4] 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列朝詩集小傳》上册第 26、27 頁。
- [5] 見仇兆鼈《杜詩詳注》卷 6，詩題為《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甫昔時嘗客游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中華書局 1979 年版，第 457 頁。又，李白曾自比為維摩詰轉世之身，見李詩《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中華書局 2006 年版《李太白全集》卷 19）
- [6] 見《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192 頁張天英《湖光山色樓記》，下列華翥詩見第 74 頁。
- [7] 見顧瑛《補輯玉山草堂詩卷記》：“秋八月，予欲謝世緣而無策，不免削髮作在家僧。”《玉山璞稿》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115 頁。
- [8] 見顧瑛著《玉山璞稿》（楊鐮整理）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191 頁。
- [9] 見《金粟道人小像》詩及倪瓚跋語，《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654 頁。該像有翁同龢摹本，倪瓚原畫在日本，參注[47]。
- [10] 見《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670 頁。
- [11] 見顧瑛《寫道經》詩序，《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670、671 頁。
- [12] 見顧瑛《寫道經》詩序，《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670、671 頁。
- [13] 見秦約和顧仁合作的《祭顧玉山文》，《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657 頁。
- [14] 見釋一印《和玉山寄藻南洲禪師》，《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549 頁。
- [15] 西園雅集是駙馬都尉王詵（宋英宗趙曙的女婿）做東道主，在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六月，邀請蘇軾、秦觀、米芾、黃庭堅、陳景元（三教融通論者）等共 16 人舉行的游賞盛會，李公麟畫了《西園雅集圖》，米芾寫的《西園雅集圖記》收錄于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 28 第 7 頁上（清光緒十四年浙江書局刻本）。
- [16] 見《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46 頁。

- [17] 此文載於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玉山名勝集》、《草堂雅集》和《玉山璞稿》三書整理本的卷首。
- [18] 見黃仁生《楊維禎與元末明初文學思潮》第五章第四節《顧瑛考論》，東方出版中心（上海）2005 年版，第 296—320 頁。
- [19] 《元史》卷 181《柳貫傳》記載：柳貫與黃潛、虞集、揭傒斯齊名，“人號爲儒林四傑”。又，清康熙年間顧嗣立編《元詩選》，宋犖序中推崇“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見中華書局 1987 年排印本《元詩選初集》卷首），故稱之爲元詩四大家。
- [20] 《清閟閣全集》卷 11《外紀上·雲林遺事》記倪瓚有淨名居士、雲林子等別號，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第 1220 冊第 318 頁。
- [21] 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新一版《錄鬼簿》第 110 頁。
- [22] 見孫昌武《中國佛教文化史》第三編第二十一章《唐代及其以後佛教繪畫藝術》，中華書局 2010 年版，第 2640 頁。下列引文出於《清閟閣全集》卷 11《外紀上·雲林遺事》，《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第 1220 冊第 320 頁。
- [23] 見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第十四章第一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25 頁至第 529 頁。
- [24] 見《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437、438 頁。
- [25] 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新一版《錄鬼簿》第 40 頁。
- [26] 楊維禎稱黃公望爲“大癡仙”，見《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422 頁。
- [27] 見文物出版社等 1988 年影印版《道藏》第 30 冊第 321、322 頁。
- [28] 見文物出版社等 1988 年影印版《道藏》第 4 冊第 382、973 頁，第 10 冊第 695 頁。
- [29] 見楊維禎《風月福人序》（《四部叢刊初編》本《東維子文集》卷 9）。
- [30] 《元詩選初集·辛集》中華書局 1987 年版第 2125 頁倪瓚《因吳國良過玉山草堂輒賦長句奉寄》詩注云：“玉山主人欲延楊鐵崖於家塾，鐵崖報曰：必得當世清雅高潔之士如倪雲林者，以一割至，即如約耳！”經倪瓚中介，楊維禎欣然應聘擔任了顧瑛的家庭塾師。
- [31] 見丁福保匯輯《清詩話·寒廳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1978 年新一版第 84 頁。
- [32] 見顧嗣立《元詩選初集庚集·泰不華小傳》，中華書局 1987 年排印本第

1729 頁。

- [33] 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上册第 36 頁。
- [34] 見楊鐮《顧瑛與玉山雅集》，《玉山名勝集》卷首，中華書局 2008 年版。
- [35] 見《陳援庵先生全集》第 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3 年影印本第 50 頁。
- [36] 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新二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第 737 頁。
- [37] 見《書史會要》，《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第 814 冊第 753—764 頁。
- [38] 見《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46、144、288、333 頁。
- [39] 趙元（入明後為避朱元璋諱，改元作原，但召見時忤旨被殺），字善長，山東莒城人，寓居姑蘇，善畫山水，師法王蒙，上海博物館所藏《合溪草堂圖》已收入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2 冊及 1999 年版《中國繪畫全集》第 8 冊。
- [40] 玉山草堂遺址今在昆山市巴城鎮轄區，雖然顧瑛的園林別墅已不復存在，但玉山雅集的事功史績受到當地政府的重視。顧瑛在綽墩的金粟庵遺址於 1997 年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本地企業家沈崗開辦了昆山市陽澄湖名人文化村玉山勝境公司，重建了玉山佳處的景點，并建文海樓收藏顧瑛的書畫和著作。
- [41] 見顧瑛輯《草堂雅集》（楊鐮、祁學明、張頤青整理），中華書局 2008 年點校排印本第 960 頁。
- [42] 見明人王圻纂輯的《稗史彙編》卷 102《詞曲類·曲中廣樂》，齊魯書社 1995 年影印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41 冊第 377、378 頁。
- [43] 見《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332 頁。
- [44] 見拙作《論玉山雅集在昆山腔形成中的聲藝融合作用》，《文學遺產》2012 年第 1 期。
- [45] 見巴蜀書社 1992 年版《藏外道書》卷首任繼愈序文。
- [46] 見林國平《林兆恩與三一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 頁。
- [47] 翁同龢摹本所據倪瓚《金粟道人小像》原件後流往海外，又稱《顧玉山三教小像》，現為日本藏家小川磨己收藏。此訊息是美國耶魯大學藝術博物館亞洲部主任 David A. Sensabaugh（中文名江文葦）在《玉山的生活——十四世紀吳社會文人生活的記錄》專文中披露的，該文見載於《鈴木敬先生還曆紀念——中國繪畫史論文集》（東京吉川弘文館 1981 年）。

Syncretism of The Three Teachings in Gu Ying's Yushan Salons Held in Late Yuan Times

Wu Xinlei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Gu Ying (1310 – 1369), a famous literatus from Kunshan (modern Kunshan,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w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syncretism of the Three Teachings. When he presided over the Yushan salons, he wore Confucian apparel, a Buddhist hat and Daoist shoes. A group of Confucian scholars, Buddhist monk-poets and Daoist adepts gathered around him. Among them were Liu Guan and Huang Jin, two of the “Four Eminent Confucian Scholars”; the Buddhist monk Liang Qi from Longmen; the lay Buddhist practitioner Ni Zan; the Daoist adept priest Zhang Yu from Mountain Mao; the Transcendent of Stupidity, Huang Gongwang; and the Iron Flute Daoist adept Yang Weizhen. They brought together different fields of literature, calligraphy, painting and drama, and thus made a milieu for multi-layered interdisciplinary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Based mainly on two books, *Scenic Spots of Yushan* and *Caotang Salons*, the present paper explores the features of this syncretism of the Three Teachings and analyzes the multi-layere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Yushan salons.

Keywords: Gu Ying, syncretism of the Three Teachings, Yushan salons